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146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温暖时光的绿色战袍

□太仓李仙云

家庭相册

一场断崖式降温,让这个江南小城一下子进入“冰冻”模式。上班族归来的爱人一身寒气迈进家门,突然开始翻箱倒柜,就差挖地三尺了。还没等我开口,他急吼吼问:“咱家那件军大衣被你整哪儿了?”天哪,咋想起那“老古董”,我立刻拉开柜门,从衣柜拐角处拽了出来。他眼前一亮,如获至宝,麻溜地穿到身上。“还是这军大衣暖和实惠,夜间出去巡查,有这‘铠甲’护身,零下十度也不怕了!”这储满旧日故事的军大衣,将我秒送陈年往事里……

我的少年时代,曾跟随做警察的父亲在陕北子午岭大山深处度过。陕北的冬日,动辄就是零下几十度,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,我突然发起高烧,全身都在打摆子,人抖得像筛糠机,全身痛苦至极。父亲迅速让我趴在他背上,军大衣一裹,就迈入了漫天风雪中。那一夜,虽风雪肆虐,可被军大衣包得严严实实,阻隔了风寒入侵。到了厂部医院,被父亲深夜喊来的他的好友邓医生,一番检查后给我打了两针,观察了一会儿,邓叔叔胸有成竹地说:“好了,李哥,带闺女回去,发一身汗不等天亮烧就退了。但切记,不能吹风受凉。”父亲索性军大衣一穿,将我抱在怀里,深一脚浅一脚就走进了风雪中。果然回家喝了两杯水,发了一身汗烧就退了。翌日,看我脸色苍白蜷缩在沙发一角,像个受伤的小花猫,父亲无比疼爱地将军大衣盖在我身上,那满满父爱隔着悠长岁月,都让我心间暖意融融。

当年我正值青春妙龄,却因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。那年寒冬,父母带着我千里迢迢去杭州求治,我幸运同住一个招待所的退

伍军人晖,每次上下车或出门遇到障碍,他都主动上前帮忙。一日他与战友开车邀我同游杭城,知我最想去江南禅宗五山之一的灵隐寺,他们第一站便推着轮椅带我来到那古木参天、云烟缭绕的灵隐寺。我在那副名联旁凝望许久:人生哪能多如意,万事只求半称心!此语与我,有醍醐灌顶之力,我紧蹙多日的眉头舒展了。当小船行至西湖上,已是夕阳西下之时,晚霞映得湖水波光潋滟,望着那充满幻想与浪漫的三潭映月,一阵寒风袭来,我冷得打了一个寒噤,晖立即脱下他的军大衣,盖在我身上,看到他衣衫单薄,我一再推辞,可他却对我附耳低语:“因为喜欢,所以情愿!你暖和,我才心安!”晖和他的军大衣,是我在人生低谷,最深和最暖的救赎。

在酷寒中与远在家乡的老同学聊天,聊起军大衣,她说此次甘肃地震,家乡西安也有震感。她儿子就读于西安一所211大学,今年大学里竟然流行穿“军大衣”,她花大价钱给儿子买的羽绒服,人家愣是连正眼都不看,穿着军大衣还风趣道:“绿色战袍身上披,潮流还是军大衣。”地震袭来,满校园都是狂奔下楼的学生,有的匆忙中连外套都没穿。她儿子情急之下,拎起军大衣就往外逃,到了安全地带,大家都冻得瑟瑟发抖,她儿子给她发来视频通话:“妈,咋样,关键时期,还是这‘绿色战袍’能救命吧!”视频中,儿子还顺手把一个冻得直哆嗦的小学弟,拉进了他的大衣中,一起相拥取暖。

这个严寒冬日,那一抹抹军绿色,从高校学府飘向了大城小巷,点亮了这个凛冽萧瑟的冬日,也点亮了我的心空。

述要求的短信:

一声问候轻轻送,防寒添衣多保重。老师早上好!(学生)

天冷了,您要多多晒太阳多喝水。喻老师多多保重。(同事)

天寒地冻的日子,真心希望你照顾好自己。(老同学)

适当加衣,抵抗寒潮,健康快乐,身体安好。(老朋友)

我常用下面的话回复对方:

你工作忙,很辛苦,千万别太累了自己,务必劳逸结合。(对仍在上班的友人)

你也不年轻了,我们都要保重,健康永远第一。(对以前的学生)

开开心心,过好当下每一天,祝你全家安康!(对老同学)

恰当的用语胜过美丽的表情包。我始终认为,文字有温度,文字含真情,文字通人性,文字见生命。

好的表情包照常用,但对父母、老师、长辈问候,最好还是用文字。不过,一句话说完了,意思讲清了,就别在句末加个“哈”,这多少有点调侃成分,失去了表达的文化韵味。

比其他地方略高一些,逢到下雨时可以避免底部被雨水浸泡。其次,为保证“柴幢”堆得结实,经得起风雨的侵袭,就必须让其有一些有力的“依靠”,比如,有的人家把“柴幢”堆在自家房屋的山墙外侧,使之紧靠山墙壁;有的人家把“柴幢”堆在两排树木之间,让树正好把整个“柴幢”夹紧夹牢;如旁边没有树木等物体,就在堆筑之前,干脆在两侧泥里栽埋几根毛竹或树棍,这样也能起到夹紧与稳固的作用。

要堆筑“柴幢”,先要把地里收下来的各种秸秆晒干并将其头尾摆放整齐,然后用草绳捆扎成一个刚好一人能抱得动的小捆。在堆筑“柴幢”之前,先在其底部垫上一层干草或干麦秸,使之起防潮作用。接着把柴捆一层一层整齐地铺在干草上,而且人站着一边铺一边将其踩结实。到封顶时再在中间或一边多加一两层柴捆,然后把捆扎结实的“芦苇捆”逐一盖上,最后用草绳将这些芦苇都绑扎结实,使之成为一个能挡雨排水的尖状或半尖状的“柴幢顶”。平时要用柴时,只要从其边上循序而拆,逐一取拿就行了。

由于人们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,农村居民使用柴灶的机会越来越少,有的人家甚至把柴灶拆掉了。如今在我们通东农村,居民房前屋后的“柴幢”也少见了。

## 夕阳下的一只蚂蚁

□安徽阜阳张秀梅

微情一刻

最近一段时间,我在阅读著名作家刘亮程的作品。受作者对各种动物细致观察的影响,我昨天对夕阳下的一只蚂蚁也进行了细致的观察。

夕阳透过玻璃窗洒在干净明亮的地板上,反射着黄色的暖光。一只蚂蚁不知从哪里爬到那片夕阳里,可能夕阳对于弱小的它太过刺眼,它在那一片夕阳里试探着走了几步,转身又走回来。我蹲在那片夕阳旁边,看着那只蚂蚁,我在想:它从哪里来?要到哪里去?它现在被这片夕阳照射得迷了路怎么办?

最终我是杞人忧天了,那只蚂蚁在那片亮晃晃的夕阳里,向不同方向试探了几次,最后,它气定神闲地向床下爬走了。

正在我站起来正要离开时,那只蚂蚁又从床下爬了出来,这次是推着一个像黑芝麻似的东西。此时,我好奇心泛滥,急忙又蹲了下去,直接把蚂蚁推着的东西拿起来看了看捏了捏,我居然没看出是什么东西,只是感觉用手捏着有点软。此时,那只蚂蚁因为食物突然被抢走,惊慌失措地在地上转起了圈儿。

看到蚂蚁急着寻找它的食物,我又把那个黑色的东西放在了那只蚂蚁面前。那只蚂蚁首先用触角触了触那黑东西,似乎在试探那是不是它原来推动的食物。几番试探过后,可能确认了那黑东西就是它先前推动的食物,它又用力推着黑东西向前爬去。

当时我想再逗逗那只蚂蚁,就把它推的食物往旁边推了一下。食物突然失去,那只蚂蚁又惊慌失措一阵,然后开始快速寻找,它往几个方向试探着寻找着,好在我把它的食物推得并不远,片刻工夫,它又找到了那块食物。

据说蚂蚁的分类与分工主要有以下几种:第一,蚁后,负责繁衍工作;第二,雌蚁,交配后脱翅成为蚁后;第三,雄蚁,主要负责交配工作;第四,工蚁,负责建造、扩大巢穴、采集食物等;第五,兵蚁,负责保卫。

对照蚂蚁的分工,我想眼前这个卖力推动食物的蚂蚁应该是个工蚁。我很佩服它不怕困难、不遗余力完成任务的敬业精神。

如果说时光是一列奔驰的列车,那么二十四节气则是一个个站点。列车从立春始发,一路向前,已进入一年中最后一站——大寒。大寒时节的天气寒冷已到了极点,呼啸而来的列车,裹着凛冽的朔风,或卷起漫天飞雪,或带来天寒地冻。

清晨,彻骨的寒意笼罩四周,山野一片静寂。树枝上、枯草上、房屋上,落满了厚厚一层霜,泛着冷冷的光。河塘变得沉静起来,岸边的树落光了叶子,黝黑且瘦骨嶙峋,但坦荡的姿态有着简约之美。

洁白的雪,覆盖了无垠的旷野,装扮成统一的素色,万物归于纯净,让大寒的韵味更浓了。“雪里已知春信至,寒梅点缀琼枝腻。”在这白雪皑皑的世界里,梅花默默地积蓄能量,孕育新生。那覆满冰雪的树枝上,花悄然绽放,点缀其间,释放出春天将要到来的讯息。此时,谁不为一缕幽香而驻足,谁不为疏影横斜而称颂,谁不为一抹生动的红而叹服!我多想,为何有那么多人踏雪寻梅?或许是为了品味梅在寒冷中磨砺出的不屈风骨,或许是为了感悟梅在冰雪中历练出的高洁品格。

久居城市很少见到冰凌了。记忆中,孩提时代生活在农村,这时节已滴水成冰。充满烟火气息的屋檐下,特别是雪后,总结成一排排冰凌。冰凌呈圆锥状,粗细不一,长长短短,晶莹剔透。我和小伙伴们去采冰凌,当冰凌拿在手上时,寒气逼人,然后慢慢融化,小手被冻得通红发麻也不愿扔掉。有时禁不住咬上一口,咯吱作响。

大寒来了,春节的脚步也越来越近,大街小巷、乡村农家四处弥漫着浓浓的年味。蒸包子、蒸年糕、炸肉圆、做花生糖……家家都为过年做准备。尽管事多且杂,但大扫除是不可或缺的。在我老家,大扫除被称为“掸尘”,“尘”与“陈”同音,因而有“去陈布新”之意。选个阳光晴好的日子,父母把家中该洗的物件统统拿出来清洗,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,连墙旮旯也不落下。我帮忙洗刷桌子板凳之类,门也要擦洗干净,以便除夕那天贴上红彤彤的春联。有时还用石灰水粉刷一下墙面,贴上崭新的年画,以整洁的面貌迎接新年的到来。

过年之前,乡下老家还要进行“送灶”。“送灶”时会准备灶糖,这种糖因为形似元宝,又叫元宝糖。灶糖有“金”“银”之分。以芝麻和糖焙焦之为金,以麦糖揉之为银,用来供奉灶王爷,为的是图个好彩头,以求“家富”。此外,用炒米和糖稀制成“欢喜团”,意在请灶王爷甜甜嘴,希望在天帝面前不说这家的坏话。等到贴春联时,会贴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。

“造物无言却有情,每于寒尽觉春生。”伴随着大寒的脚步声渐行渐远,回暖的音韵也愈来愈清晰,偌大的一个春已孕育成形。我蹲下身子,仿佛听到大地脉搏有节奏地律动着,心间暖意融融并憧憬起来。

我们生活中没有过不去的坎,就如眼前的大寒,萧瑟中孕育着希望,相信走过这落寞的时节,就会遇见满眼的葱郁和繁华。我们就要迈过大寒的台阶了,翻过这一页,便是春天的扉页。

这是一列开往春天的列车,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春正进入视野。

## 微信用语也要讲究

□南京喻旭初

有话就说

每天都要在微信中跟友人互致问候,互通信息。收到的回复是多种多样的。我发现,有些用语已悄悄发生了变化,让我多多少少感到一丝不爽。比如,把“好的”改为“好滴”,这不是别字吗?再说“滴”字笔画多,干吗不用笔画少的“的”却非要用“滴”呢?还有用叠词的,如“嗯嗯”“好的好的”。“嗯嗯”可以有多种解释:一是表示“我知道了”,一是表示“我接受”(或“我同意”),一是嫌对方烦人,不想听对方再说什么,用“嗯嗯”来敷衍一下。有些友人因为忙,没时间用文字来表达,就用一个表情包代替。有人把上述现象称为“微信文字讨好症”,并解释说:“文字讨好”并非贬义,更无关对错,只是为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一种聊天方式。对这种说词,我不作评判,因为没有评判的价值。

我也许有点保守,我觉得,既然用文字表达,就该符合文字表达的要求,不能乱来。在发展快、讲效率的当下,微信用语应力求准确、简短、通俗。准确,就是无歧义;简短,就是不啰嗦;通俗,就是一看就懂。叶圣陶先生在论及语言表达时,提倡诗句要“干净”。我理解,这除了准确、简短、通俗外,还包括文明用语,那就要考虑对象和场合。下面是我收到过的符合上

## 通东乡间的「柴幢」

□南通杨汉祥

岁月如歌

“柴幢”实际上就是柴垛,有的地方称为柴堆,通东一带讲启海方言的人称其为“柴幢”。人们居家生活常提到开门七件事,即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,“柴”是摆在第一位的。过去农村居民一日三餐的“烧炒煎煮”离不开土灶或砖灶,而与土灶或砖灶相“配套”的则是各种材质的柴禾,所以在通东农村,“柴幢”是许多农家宅院中的“标配”。

我们通东一带是平原地区,过去成片的树林比较少,农村中主产的经济作物是棉花之类;粮食作物是水稻、麦子、玉米以及豆类,所以烧灶时所用的柴禾来源主要是以上这些作物的秸秆。一般夏天用的柴禾主要是麦秸秆、豆秸秆;秋天则是以玉米秆以及稻秆为主;冬天开始烧棉花秆、茄子秆之类的“硬柴”了。正因如此,“柴幢”上的柴禾种类也随着季节的替换而不断变化着。

有条件的人家专门腾出一间空房用来堆放柴禾,人们称之为“柴房屋”,放进屋内的柴禾能确保长年干燥,而且不会受潮腐烂,即使连续几天大雨,家中也不愁没有干柴禾烧灶。而大部分人家房屋少,没条件设专门的“柴房屋”,以致收进的柴禾就只好堆在紧靠住宅边的室外,形成一个个“柴幢”。

堆筑“柴幢”的选址很有讲究,首先地面要